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十五

南菁書院

論語正義十五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

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

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孔曰行善在

己不在人也

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為仁為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為仁由己義同左昭

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靈王以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

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為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

言己誠為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已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

之子則歸亦祗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楊興說史
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
鄧彪海內歸仁為羣賢首言甚夸大而不嫌於僭倖者祇稱
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郎顗
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為稱仁禮記禮器云故
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
以懷仁即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已至仁矣○正義曰
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
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
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已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
列常克已以下之祭遵傳克已奉公何敞傳宜當克已以疇
四海之心凡言克已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
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已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
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
訓己為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
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
也顏淵曰請問其曰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

已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

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

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安其情矣視遠目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卽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箴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眾

筮其要所當也
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爲仁之

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

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誤也出

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晤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

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

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

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

人故能愛人也左僖三十三年傳晉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而曰季及夫子引之傳
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己惡饑寒
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
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
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
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
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

氏顓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注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

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

訥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文訥或作

簡引古論作勦鄭注云訥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

包氏慎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

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

得無訥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訥者謂其

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

重難鄭注云訥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

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

恩也而魋之不其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

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訥而言

之蓋訖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謂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訖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正義曰說文訖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楊倞注認難也認與訖同犁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犁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訖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

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

惡無可憂懼

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卽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爲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

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爲親親乃爲仁今牛因兄爲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疾病也○正義曰疾病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疾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亾無

日我爲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正義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衡祿命辨崇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

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愷
羣經識小案向魑旣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魑復奔齊
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
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
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
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
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
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
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
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
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
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
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
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字○注牛兄桓魋行惡凶無日我
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
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魑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
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魑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
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凶之事也案魑弟尚有子頎子
車並黨惡魑兄向巢伐魑不克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
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魑一人言○注君
子至兄弟○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
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

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嫌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注已矣注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

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正義曰

任用賢人能無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謂明春秋繁

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

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桀孔子曰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

知人周書諡法解譖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

明諡告之矣說文譖愬也從言替聲譖告也從言席聲譖譖

或從言朔愬譖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論語語愬作訴當為譖或

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

傳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

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

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譖愬之言皆由君心多疑

所致多疑卽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
良之術明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
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
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
顯幽乃絕譖愬之萌漢書梅福傳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
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奚由
而至卽有一二宵小妄施譖愬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
掩之也○注譖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寢本水名此作浸
卽寢之省廣雅釋詁寢漬也寢積也潤益也漬也漢書高五
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
徐徐用言來說已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
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釋名釋形體膚
布也布在表也愬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
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
謂皮傳之不經于心句卽馬義也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戴憑
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
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
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
者所受後漢張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
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
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
辨之然聽者旣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

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

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

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冫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

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

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

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鶚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

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正甲疏云

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賴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駮牝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闕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為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為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彊也言國彊者明夫子此言為國貧弱言之若本彊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禍裁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羅匡解年饑則兵備不

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
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
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
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
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
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
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
過人君國滅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譏民
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
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值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
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值不得已
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
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
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
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
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
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亾之道而無有不死之
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亾已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
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
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

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

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

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注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

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

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

爲也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

語矣以君子但當尙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

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

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

注云鞞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馳騁義引說文鞞革也今本說

文作鞞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鞞爲革凡去毛不去

毛皆得稱之不必專主去毛也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

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鞞喻文犬羊之鞞

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

也皇本作鞞說文亦引作鞞又犬羊之鞞下皇本有也字○

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

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

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游湯之問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于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即棘子後也知為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為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即說棘子故解為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咸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

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孰誰也正義

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蝻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